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79期 (2026年2月27日) WWW.MINGHUI.ORG



图：美国纽约及周边部份法轮功学员二月二十一日（大年初五）参加了纽约市法拉盛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大游行，天国乐团、舞龙、舞狮、彩旗、仙女、花车等十几个方阵，跨越数条街区，为民众带去喜悦与祝福。所到之处，都引来民众阵阵欢呼。

本期内容提要

- 【修炼】关于神韵推广中的疑惑与思考
- 【修炼】在矛盾中不要起祸乱作用
- 【修炼】勿以人心维护大法和师父
- 【法会】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验

目 录

◆海外综合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3

◆大陆综合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10

◆修炼园地

“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们发的资料了” 12

关于神韵推广中的疑惑与思考 16

在矛盾中不要起祸乱作用 18

有关近期 RTC 平台上风波的个人想法 19

建议大陆同修不要参与名为“一键翻墙”的项目 23

勿以人心维护大法和师父 27

◆文化频道

诺亚方舟和红眼石狮的故事对比 35

◆法会特刊

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验 38

疼痛、炼功 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 44

改变心态 放下怨恨 48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二月二十一日丙午马年大年初五，**美国**纽约及周边部份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参加了纽约市华人聚居地——法拉盛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大游行，所到之处，都引来民众阵阵欢呼。法轮功学员队伍盛大隆重，流光溢彩，跨越数条街区，为民众带去喜悦与祝福。

玛丽安娜（Mariana）是纽约一所中学的教务主任，她赞叹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是游行中最整齐的队伍，同时展现了她来这里最想看到的真正的文化展示，她对着法轮功的花车赞叹：“天啊，这太美了”，同时不停的拍照。来自中国的葛先生给法轮功方阵大声鼓掌，他赞叹到：“这是人类的希望啊！人心都是向善的。他们（法轮功）就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国家和民族有希望了，觉悟了，也觉醒了，向善了。”

中国传统新年之际，二月十七日开始，神韵艺术团八个团在全球六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韩国**的十三个城市继续上演了三十九场演出。观众赞叹神韵的艺术水准难以超越，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是心灵的洗礼，这是一场全世界人都应该来看的演出。不同国家的主流观众表示，“神韵演出充满诗意与活力，每一刻都充满了恩典与爱，让人非常感动。”“神韵是完美度、心灵与神性的结合，是这个地球上展现和平的一部杰作。”

意大利国会参议员塞尔吉奥·拉斯特雷利（Sergio Rastrelli）二月二十日晚第三次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我已经是神韵的忠实粉丝了。这是一场华丽、卓越、令人心潮澎湃的演出，是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非凡展现，展

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是不容失去的文化与精神遗产。（神韵艺术家）勇气非凡，通过舞蹈和音乐，来对抗否定一切自由和传统的共产主义。这是值得珍视的时刻，意大利和欧洲诚挚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到来。”他还说：“看神韵令人深思。你不能仅仅满足于欣赏精致的艺术，因为每个故事、每个场景的背后，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不断体悟，才能真正领略神韵的美好。”

美国德州麦克艾伦市长哈维尔·维拉洛博斯二月二十一日晚观看演出后表示，能够亲临现场看演出深感荣幸，“这是一场极为精彩、令人震撼的演出”。他赞扬神韵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并唤起社会对迫害的关注，他说：“这样的演出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习并思考。如果不走进剧院，很多人不会真正了解这些故事。”他特别提到节目中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双眼失明，最终重见光明的故事令他深受触动。他说：“我能感受到那种痛苦与压迫，而最后那种奇迹般的转变令人震撼。”他表示：“在这个时代仍存在迫害，这是无法接受的。”

韩国马山大学美术系荣誉教授石点德二月二十日观赏演出后说：“感动！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形容！”“演员和背景画面配合的天衣无缝，让我有一种完全融入其中的感觉。”他说：“这是把天上的梦境拥进胸怀。感受天上的世界，由此获得真正的幸福。”他非常推崇神韵演出的艺术水准，并对舞蹈演员的超凡技艺赞赏有加：“谁能超越？全世界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也看过不少演出，但那根本无法与神韵相比。”“凭我七十年的人生阅历，可以说，这样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至少看一次，一定要看。”

瑞士专业女高音歌手德雷福斯说：“神韵是完美度、心

灵与神性的结合，是这个地球上展现和平的一部杰作。”她说：“创世主下世救人的节目让我深受触动，因为我感受到，即使人类正经历非常困难的时刻，仍受到神的指引与保护。演出中每一刻都充满了恩典与爱。神韵有勇气向世界展示神的恩典，让我十分感动，艺术家真的非常、非常勇敢。”

英国兰迪德诺(Llandudno)市长安东尼·贝托拉(Antony Bertola) 议员二月十六日向神韵英国演出主办方发来表彰信，感谢神韵艺术团为当地及英国社会所作出的卓越文化贡献。兰迪德诺是神韵今年英国十二个巡演城市之一。三场演出门票提前售罄，现场反响热烈。作为市长，贝托拉先生二月十四日亲历演出盛况，内心深受触动。他表示：“我鼓励所有人都来观赏神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场演出诠释了人生的情感百态，你一定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我们都会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天地、命运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理解、也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主题。演出融合了历史渊源、学术内涵与教育意义，各方面相得益彰，效果非常出色。”

英国斯托克-特伦特市(Stoke-on-Trent)市长史蒂夫·沃特金斯(Steve Watkins)携夫人二月十八日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摄政剧院的第二场演出。演出结束后，沃特金斯市长向神韵艺术团颁发了市长特别表彰证书，以表彰其对本市文化生活作出的杰出贡献。沃特金斯市长在颁奖仪式上表示：“我要赞扬他们为这些演出付出的辛勤努力。这是一场精彩、振奋人心的演出。我已经很久没在剧院看到如此色彩绚丽、充满活力又极具抱负的节目了。请继续前行，继续传播文化，教育世界，这非常美好。谢谢你们！”他还赞叹演出中植根于传统民间传说和起源信仰的精神内

涵“令人着迷”。演出展现的精神与道德主题也引起市长强烈共鸣，他认为这些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牛津市(Oxford)市长路易丝·阿普顿(Louise Upton)博士一月七日下午在牛津新剧院(New Theatre)观看了神韵在当地的首场演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她表示，神韵不仅带来愉悦而高雅的观演体验，更传递出发人深省的价值理念，让人回味无穷。

继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前不久公开声明谴责中共特务恐吓神韵艺术团在英国的巡回演出后，国会议员费里亚尔·克拉克(Feryal Clark)、国会议员马克·普里查德(Mark Pritchard)等也相继站出来发声。他们表示，英国政府对此类事件极为重视。对神韵的恐吓行为是对英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并强调绝不能容忍在英国领土上对演出人员、演出场所或观众进行恐吓的任何企图。

神韵艺术团将于今年三月莅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为当地民众带来五场顶级的艺术盛典。然而，中共却企图破坏神韵在丹麦的演出，甚至向主办单位发出针对丹麦首相及政府高层的恐吓信。对此，丹麦多位政要表示“令人无法接受”。二月十七日，丹麦自由联盟党的社会文化发言人(Spokesperson for Culture and Social Affairs)卡特琳·道加德(Katrine Dugaard)得知了中共的恶意声明后表示，她本人去年就观看了神韵在欧登塞的演出，觉的很好，绝对不是中共说的那样。道加德女士指出，丹麦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中共的声明没有市场。她强调：“在丹麦我们拥有绝对的艺术自由，民众可以自由观看他们愿意去看的艺术。”

丹麦国会公民权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itizenship Committee) 米克尔·比约恩 (Mikkel Bjørn) 亦谴责中共对丹麦人施加影响，他说：“我绝对不会听取中共独裁政权关于民众参与各种活动的言论和想法。” 丹麦国会商务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the Business Committee) 金·瓦伦丁 (Kim Valentin) 表示：“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民众参与什么或不参与什么。我刚刚意识到，在中国，人们没有这种自由。” 他继续指出：“因此，中国（中共）大使馆也试图影响丹麦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真心想让更多人想去看神韵演出。”

二月十六日，[丹麦](#)和周边国家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向丹麦社会散布仇恨言论，对法轮功团体和神韵艺术团进行抹黑、恐吓；对想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的中西方观众威逼利诱，以达到阻止他们观看享誉全球的神韵演出的目地。法轮功学员呼吁丹麦各界民众，共同制止中共把魔爪伸向丹麦民主政体内所进行的跨国镇压与迫害罪行。他们坚信中共的造谣污蔑将与其一贯的企图一样，事与愿违，必定又一次为神韵做免费广告，使更多的丹麦民众知道神韵的到来；使更多民众前来了解神韵与享受神韵的完美演出。

“我很喜欢真、善、忍，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核心价值。” 二月二十一日，荷兰游客艾瑞娜 (Irene) 在[爱尔兰](#)遇见法轮功学员后说，同行的罗恩也赞美大法真、善、忍的准则“非常棒”。当日，尽管风雨不断，法轮功学员依然来到都柏林市中心讲真相。在丙午马年伊始，将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并传递新年祝福。许多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说，是集体炼功的场面，令他们停下脚步。艾瑞

娜对学员说，她曾在荷兰的两个城市，遇见过法轮功学员，她也逐渐了解到这场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她说：“我真的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迫害发生，而且到了如此（残酷）的成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更是令艾瑞娜感到惊讶且难以接受，她直呼：“太荒谬了。”

加拿大多伦多太古广场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的亚洲购物中心，法轮功学员在广场的十字路口建立的反迫害真相点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每天的劝三退人数多则几十人，少的也有十几人。法轮功学员黄女士遇到每个人都是非常高兴和大方的说：“您好！祝您好运！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妻俩停下来接过她手上的传单。当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时，妻子说：“象我们在这么高层（中共）里的能没入过党吗？不入能行吗？”原来先生是中共中央体制内高官，妻子是体制内媒体的记者。他们认真的听完“三退”的意义和大法的真相，夫妻俩都非常爽快的退了党团队。先生说：“中共的腐败，他们干的坏事，不是你们说的那么点，比你们知道的那些还多着呢，我们在体制内什么不知道？所以赶快退休，赶快往外跑。越快脱离那个环境越好。你们真的了不起，支持你们！加油！也非常感谢你们！”

印度加尔各答（Kolkata）的法轮功学员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三日参加了第四十九届加尔各答国际书展。阿比谢克·罗伊（Abhishek Roy）是一位中学校长，他来到展位与学员交谈，并了解到在印度学校教授法轮大法有助于学生提高专注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减少逃课现象。罗伊对法轮大法的原则表示认同。他说：“如果学生能够理解真、善、忍，并将其运用于生活中，这将改变他们的人生。”他

也希望为自己的学生推动促成这件事。他购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表示将与学生一起学，并邀请学员到学校教学生们学炼功法。书展期间共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在线讲座。书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约七十人参加了线上洪法教功讲座。

美国之音二月十六日专访了英文《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 高级编辑和访谈节目《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 主持人杨杰凯 (Jan Jekielek)。这是美国之音首次就中共活摘器官的话题做深入电视专访。

二月二十一日，美国媒体报道，由卢比奥国务卿主导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款名为“Freedom.gov”的新型破网平台，绕过中、伊等国网络审查，协助中国、伊朗以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国家的民众，能拥有不受审查的网际网络环境，履行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王五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玉华，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午被南岗公安分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抄家抢劫，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市看守所构陷，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在道里法院被非法开庭，随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五万。枉法构陷的检察官胡迪、法官文昌福。

黑龙江 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冯云娟，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六日被便衣警察尾随她家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已经被非法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法院开庭没有通知家属，最终判决也未告知家属，后来家属请了律师，律师去看望，才知道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辽宁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方彩霞女士，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青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方彩霞在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三号法庭被非法开庭；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二日方彩霞接到法院通知，她被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二万元。这是方彩霞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目前正在上诉阶段。方彩霞现年五十八岁，多次被绑架、关押，此前她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陷冤狱近九年。

云南 楚雄市法轮功学员刘宜君，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在家中照顾瘫痪十多年的母亲时，被国保警察以“上门探望”为名诱骗开门，随后遭到非法闯入、抄家和绑架，并被构陷判刑四年。因家中只有她一人照顾瘫痪的母亲，她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家庭实际情况，最终被强制“监视居住”。二零

二五年七月中旬，母亲离世不到一个月，刘宜君又被警察以“收监”为名绑架，随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法轮功学员姜永芹女士，原浙江理工大学教师，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二日被吉林市龙潭区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吉林省公安厅特训室成员的刑讯逼供、猥亵等残酷迫害，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被昌邑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到严重虐待，导致腿部骨折，并出现疑似肺癌症状，身体极度虚弱，瘦骨嶙峋，行动困难，于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七岁。

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法轮功学员方道和二零一六年十月被绑架、非法判刑九年，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已被送到保安沼监狱，近悉，已经在二零二二年九月底、十月初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具体情况待查。▲

“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们发的资料了”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尽力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只有一个；不想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可能有一百个。

一、有这样一位同修

最近，有位同修说起了她们附近的一个同修，这位同修坚持发真相资料大约二十年。几乎从未间断过，而且是每周都坚持出去做，真的是了不起，很是让我感到震动。为什么呢？这个同修他的时间一般很紧张。前些年干水暖和砸墙的活，有的时候白天晚上都忙。工作不忙的时候在家被妻子使唤来使唤去的，也是忙个不停，他利用干活间隙时间去把资料发了，每次发少量，一周能发个几次。

这些年上班了，时间规律稳定，但休息时间也极少。每天早晨五点给家里做饭，饭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上班，上班环境有限，讲不了多少真相。午休时间学学法，傍晚五点左右下班要回家做饭，然后去接孩子放学回家。吃完饭再送孩子去上辅导班，有时到辅导班接孩子回到家都快到半夜了。家里面大部份家务都是同修干，妻子几乎成了甩手掌柜，下班后有时单位临时有活还要把他找去。多年来他几乎是天天连轴转。每天晚上炼功时间都很难保证，有时白天可能还要补充一下。

可贵的是，多年来，他都是利用零星时间，去发资料讲真相，比如在等孩子从辅导班放学的间隙，或者上班和下班的途中。这样周复一周，常年坚持，几乎从不间断，平均算下来，每周能发四十份左右的资料。

这种坚持，之所以珍贵，因为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有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正法救人的使命，不经意间便近乎完成，天地间这最神圣的事，好似成于这无形之中！

他的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尽力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兑现誓约、助师救人。相对之下，不想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可能有一百个；但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在违背誓约。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

我也听到同修讲的，在我们当地农村某地，有几位同修，为了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他们白天去集市上或者别的地方救人，白天来不及干的地里面的农活，就在晚上到底里面干活，就这样救人的事和家里面的农活都没有耽误，真的了不起。

对于真正走在救人路上的大法弟子，说有没有时间做救人这件事，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二、谁在坐等法正人间

几年前一位同修在梦中见到了师父，师父以无比慈

祥的表情对她说：“你就不能做点讲真相救人的事吗？”她说，师父说话的语气很慈悲，让人无法拒绝。然而，梦醒后她依然无动于衷，不愿做救人的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十几年了。

交流中她的想法是：自己以前走出来过，也受过迫害，不想再去冒什么风险了，师父是慈悲的，可以安排弟子将来环境好了再去做救人的事。想和她继续交流，她已经不听了。

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而且师父一直在强调不能放松。比如师父在二零零六年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决不能放松。”

虽然很多同修并没有在坐等法正人间，可是讲真相这件事在长期坚持吗？现在同修们也都在说大家资料发的越来越少了。有时也会碰到常人说：“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们发的真相资料了，你们的人都不干了吗？”

很多世人虽然表态“三退”，但也许只是嘴上说退，他们心里面对真相了解还很有限，这时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深入讲清真相，才能真正救了这个人。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揭露中共邪党，这是以后一段时间也要做的事，还不止是现在，迫害结束都不放过它。它在意识形态中害人非常深，不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是不行的。”

师父还讲：“下一步呢，还有法正人间的事情。昨天有个学员提问关于其他一些没得法的人的问题，我说那是将来法正人间的事情。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只是在正法时期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那就是有重大责任的。”（《各地讲法十四》〈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有的同修潜意识中也许在观望，用人心在想到法正人间时会如何如何。最近有同修说在梦中或者天目中看到师父神情哀伤、焦急流泪。如果在法正人间还能轻易弥补大法弟子救人和修炼上的损失，那么师父也许不必焦急落泪了。

大约半年前提笔写的文章，当时没有修改，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真的飞逝而去，一晃又到年底，今日忽然想起此事，整理成文，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关于神韵推广中的疑惑与思考

文：子威

【明慧网】我很关注各地神韵推广的情况，看到欧洲持续火爆，甚至已经在卖明年的票，感到非常的高兴。但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城市又回到了全民参与的模式感到疑惑，比如发动同修大面积的上街发宣传资料，或者发动同修大面积摆摊卖神韵票。

我们重温一下师父讲法：

师父在《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社会高阶层的人你叫他到低阶层去参与一些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去的。人们都有爱面子、想要表现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又都想挤进高层社会。”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再精进〉中说：“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们讨论行不行的；我说这么做了，你们只管去做，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不是简单一句话，决不是简单的做法，我是要变动许多东西，神都在随着这么做。正法中很多东西变化，你的心里过不去，你老想把它改了，一改就糟糕，动一点就糟糕。你不是说师父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吗？（弟子笑）怎么对师父要怎么做也有想法？真的不行师父负责！行不行做起来试试看。很多人身在西方社会，实质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就是要转变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多了解国际上人类的正常生活状态，不要老是用人心挡着。真的是按照师父要的那样去做的时候不对路也不行，你说师父要你去做主流社会，你还是去那些个不是主流社会的地方去做，当然做不成，

你当然也不是真正配合了。师父让做主流社会，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就一定会成。”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地区就那么三个人、四个人就办了好几场秀，而且是满场，这个威德你看多大。所以将来会越来越用人。而且现在统计了一下，各地都是这个情况，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观众都是看广告来的，所以我们只要少量的人手，把广告做的好一些，就可以了。渐渐的会这样做。”

现在神韵演出已经二十年了，为什么有些城市还是按神韵推广初期的做法去推广？我觉的没有真正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用少量的人手，去做主流社会。他们对法的正信不足，他们既用了主流的推广方式，但担心效果不好，又发动全体同修做了低端的、非主流的推广方式。我知道有一个国家一直是这样做，一直没有把神韵做好。

有这么一个现实：现在海外的很多同修，很多都是迫害后才出来的，对主流社会的了解是有限的。发动这样一个背景的团体到社会上用低端的方式推广高端的演出是不合适的，参与的人越多，负面影响越大，对神韵的品牌和广告的效果都有影响。广告效果不好了，接着追加广告费，造成成本飙升，给同修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神韵的推广应该是以广告为主，再用少量对主流社会了解的同修针对目标观众进行推广，没有直接参与推广的同修正念支持。

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如有不妥，请指正。合十。

在矛盾中不要起祸乱作用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近期有自称大法学员的海外人员，大量转发RTC内部当事人的录音言论，甚至还转发到大陆来。

项目内部有什么矛盾，都是修炼，要么和当事人沟通交流，要么静下心找自己的问题。录音发出来就是散布怨气和业力，自己不实修还干扰别人，尤其发到和RTC并无直接关系的大陆，更是不理智。

建议大陆同修若收到这些言论，不要转发、不要扩散、不要保存。

转发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那确实是分享，但是把矛盾中的一方看似平淡实则激烈的言论到处转发，这算什么事呢？学法不深的学员，新学员看到会怎么想？常人看到会怎么想？

只要去扩散，客观上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个人理解，这是一场考验。事情对错本身根本不重要，人心怎么动才重要。把内部的矛盾扩大化，在学员中制造对立，这正是邪恶想看到的。

对矛盾中的当事人来说，拉起自己的圈子，到处转发、自说自话，考虑过给大法造成的负面影响吗？之前有些走向反面的人，有不少也是这么开始的吧？

家里打架，常人都知道拉架，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帮忙到处转发内部录音的人是最可怜的，想过自己是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吗？

对于这些矛盾，大家有自己的看法、想要交流的，可以写文章到明慧网交流。但是请不要转发这些录音，不要去扩散这些东西，小心在无知中造业。

有关近期RTC平台上风波的个人想法

文：台湾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所在地区的前区辅导员多次跟我提过，说我就是因为在RTC平台，所以才能够很快提高。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和珍惜这个平台。

师父说：“有些具体事情提一些合理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看自己提的意见与整体协不协调。作为负责人来讲，他也有难度，没做那些事情也就不站在那角度看问题。很多学员都是从学校门里走出来，没有做过什么负责的工作，没有经验，负责项目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哪。另外有些学员给我来的信我也都看了，虽然是反映别人的问题，字里行间其实都透着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也有的还是很执著，甚至也有的很偏激，也有的带着人心向我说、诉说心里的愤愤不平。作为负责人一定要听取合理的建议，不做负责人的也一定把自己做的事配合好。”（《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那么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修，如何把大家协调起来各司其职做好，承担协调的同修是多么不容易。在协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考验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因为我在职的时候也是职工一百多人单位的领导，我知道困难是方方面面的，但如何排除？如何整合？如何突破？等等，何况涉及因救人所带来的超常难度，还是要面对把事情做好。所以看到平台发生的事情，想讲讲自己的个人想法，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二零二零年年初参加RTC培训之后就开始排班打电话和主持到现在。在二零二一年十月承担起副组长的的工作，

参加了每周的例会，知道了我们平台上出现许多干扰。当时我还算是个新学员，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我个人的认识当中，不能理解的是修炼人怎么和常人一样了？纷纷扰扰的？不过还好，对自己的修炼没有影响，只是觉的奇怪：怎么会这样？接下来，RTC平台换了协调人，这对个人而言，我没有动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对平台的伤害太大了，严重的影响到救人力度和成效。

平时我只上午和下午值班打电话，晚上组是不打的，但因参加了一个组的交流主持，所以不时会上平台听同修的交流。有一天晚上在平台的交流上听到激烈的批评，后来是批判写作组的劝退素材，接下来风暴就突显了，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情况。现在的我理解，这些事情应该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末后之末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到有关“淘汰”的法，也就是个大考验，只有真修者才行。当年引发事端的那些人，经过这么多年又再次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就是把它曝光出来，让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反思自己，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个检视，看看自己是个真修弟子吗？还是被人心所惑，迷的太深，不自觉的应和了，不在法上的人进而被带动了，邪悟走偏了。

修炼人能修多高就修多高，但是如果把自己靠向对立面去了，口口声声说是维护法，但是表现出来的都是争斗心、显示自己的心、抬高自己的心、否定别人的心等等，这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即使同修们讲劝退时有不足或不妥之处也应该慈悲探讨和指正，有关素材方面应该找写作组协调人去说。

常人中都讲个尊重问题，而修炼人哪能连个基本的姿态

都没有？所以我认为尽管她们说自己的劝退稿如何如何好、自己多行，但是从修炼人角度去看，其实是偏离了大法的要求，没有做到善，没有做到忍。写作组也办了运用金句和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培训，结束之后针对这方面还办了交流会，同修们都验证了这对一些听众是可行的。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路的方向对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怎么能够去否定别人、张扬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才是最好的呢？

就他们另立群组的事来讲，在常人中每个公司机关或组织都有自订的一套管理规范，只要是其中一员都得遵守。我们修炼是大道无形，没有任何组织，但是在正法时期为了救人，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条件参加了不同的大法讲真相项目，因为参与的同修多当然得有正规的管理，大家协调起来把救人的事情做好。那么参加哪个项目就得按照该项目的运作方法去做，不认同的当然可以离开，没有谁强迫谁，更不应该认为只有自己是最高的，进而对项目产生不良影响。

深入想想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维护法吗？“《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哪？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转法轮》）那个申公豹有点本事，为什么封不了神？是有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了不起的心、不服气的心、妒嫉心等等，心性太差。

再说件能对比的事情，我们平台有位同修曾经在台湾网路组担任过培训员，但是培训完之后她也没有自己另外建群组，也没有说自己的是最好的，她只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还有她不当培训员之后仍然在平台上用

大量的时间救人，救人成效很好，即使在平台上多次被质疑她劝退方面的表达内容和用词有问题，而她一次一次的过心性关，一次一次的提高。反观这位涉事同修，老挂着培训员名号，宣说自己有多行，据所知，她所主持的正式培训仅有两期，之后就拉帮结派建起群来，甚至到平台上直接踢馆，争斗不休。

师父在《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法中，也讲过“相生相克”的法，有正就有邪，所以看清楚理智起来，不要起人心，不要被钻空子，不要跟着摇旗呐喊，受影响的同修赶快归正自己走回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平台上有许多对自己修炼负责，而且状态都维持很好的同修，这段期间听了同修们的交流，同修们从这件事情中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足，真的是比学比修。所以不能总是焦点放在“你错我对”的争论上，而是借由这件事情深刻体悟修炼人都不要向外看，必要时合理建议，本着慈悲的心圆容平台，修好自己，整体配合做的更好，多救人完成使命，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才是最主要的。

建议大陆同修不要参与 名为“一键翻墙”的项目

文：一名旅居海外的大法弟子

【明慧网】最近有中国国内的网友给我转来了一个名为“某豆网”的二维码，说这是现在大部份自媒体同修在力推的“一键翻墙”项目，非常好用。这个项目我听说已久了，但这是自己第一次拿到相关的二维码，我扫码打开大体了解了一下，然后深感忧虑。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觉得自己还是需要负责任的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第一，严重安全问题；第二，以法为师，大法弟子应该和不应该传播什么？

一、从网站的问答来看，参与的大陆同修不少，许多还是老年同修。这些大陆同修对技术一窍不通；这样的网站，如果最终导致大陆同修大面积参与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

二、网站推荐了自己的收费VPN，还推荐下载一些特定（中共视为“敏感”的）App。这不但建议大陆同修不要下载使用，连常人都不建议安装。因为安装在安卓手机上的VPN等应用，都可以很容易被获取（如安装包的名字），从而被探知手机用户正在使用相关的VPN服务。这不需要后门就能做到，何况那些内置流氓软件及后门的国产手机！这在大陆当前越来越严酷的网络环境下，会给这些使用者带来直接的风险。

三、自媒体同修对这个项目的宣传主要还是以募捐为主要目地。他们并没有公开向公众分发相关二维码，最起

码我了解到的早期情况是如此。原因是，公开分发很快会被封，所以采用的是私下分发。

如果大陆同修有参与分发的话，建议千万不要在网上分发，这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四、网站提供的接受捐助或购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支付宝的方式（如购买礼品卡）；另一种竟然是加密货币，并力荐大家下载OKX，用加密货币支付、购买。

首先，个人建议大陆同修不要采用支付宝进行这种捐助或购买。

支付宝最初不是国企，但早已宣布归中共国家管理。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支付宝正式接入国家网联（“网络版银联”），中共加强对支付宝的监管，用户的每一笔线上转账，都在中共的眼皮底下。

其次，以我个人的认识，大法弟子的项目最好不要推荐使用加密货币。因为按明慧网的通知，大法弟子参与都是乱法！（<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8/7/5/370651.html>）

尤其，OKX（中文名“欧易”，原名OKEx）这家公司是大陆人掌管的公司，与中共监管部门关系非常复杂。从历史上看，中国执法部门对其有管辖权和召之即来的能力，并默许其在海外的发展。

目前这家二零一七年成立的数字资产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马耳他、迪拜、澳大利亚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并持有迪拜VASP牌照、澳大利亚AFS牌照等监管许可。

五、网站重点推荐的内容里，还有常人的节目（内容），所以也建议我们大陆同修不要进行推广。这些常人的频道，虽然网站声称全部来自干净世界，但若仔细分辨，我们发

现还有不少频道主是常人，而且有的是被希望之声公开报导过的“诈骗犯”（这些报道至今犹在），不少人则是强烈的反川者。

即便如此，个人认为，自媒体同修面对常人如何运作，也许有他们自己可控的方法，那就由他们自行可控运作就好。

六、即使是海外同修，个人建议宣传的调子稍微含蓄一些为好。该网站的免翻方法明显是采用反代理的技术。这是一项应用多年的普通技术。据我了解，我们同修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项目组，都有应用这项技术在为中国大陆的网友提供免翻的方便，并且是义务和免费的！所以，相关项目的运营者是不是不要人为的将之过于拔高为好？

将之称为“硅谷华人技术精英”所推出的“先进的”、“突破性的”的“尖端技术”，并且还对外称“成本很高”，网友若要“专用链接”的话需要花“二百美元”购买一个链接——作为一名稍懂一点技术的同修，我每次听到我们的自媒体同修在公开做这种宣传的时候，内心都很不是滋味。他们的粉丝群内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网友，其中从大陆来的网友，基本上就是通过相关技术翻墙上来的。对比一下，即使一个顶级的商业VPN，三年才不到五十美元，还可以翻墙访问所有网站；而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年费二百美元的链接，只能免翻看一个网站。这会导致这个群体对这种宣传做出怎样的内心评价呢？

如果进一步阐述的话，这些自媒体同修在社交平台上，已经被常人视为“法轮功”这个团体的代表，那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宣传调子，会不会产生一点不太好的影响呢？

上面所讲的网友传来了那个二维码之后，隔天又告诉我，这个二维码在大陆已经打不开了。这是后话了，但是为了此事，我思索了很久很久，直到今天才决定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主要是想就安全和修炼的严肃性，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没有冒犯的意思。如果我的观点不妥，也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勿以人心维护大法和师父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身为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与师父的天然使命。然而这种维护，必须超越一般常人的认知，不能站在常人的层面上理解与实施，否则就成了常人的拉偏手。甚至可能会在痛苦的过关当中，被一些假相迷惑，非但讲不清真相，自己也反受其迷。

看清修炼的本质：一切皆为法而来

师父在传法之初，就告诉过我们，修炼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针对我们的执著来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了字面上的理解，嘴上说明白，真遇上事情就未必了。

比如，在大法遭诽谤造谣之初，师父曾举例：“大魔头与中共对学员造谣说你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有钱、在北京与长春住什么什么样的豪宅、生活怎么奢侈。那时在中国传法时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学员讲，说我们师父是最好的，不会那样，如果我们师父要那样的话那我可不干。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我更加体谅过去下世度人的神当年的苦。修炼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如果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这确实没问题。现代人的观念，好象就是越清贫越正派？可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那不差远了吗！

“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我们就举济公的例子，济公喝酒吃肉，常人有多少能真的理解他？

济公有句名言，大家耳熟能详：“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是很多人忽略了后面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师父的法讲的很明白，所有的人，只有师父不在修炼中。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同修，遇事都习惯性的拿常人来衡量师父，用常人中认为的“美好形象”来定义师父？

有的时候我在想，师父是真难啊！因为在常人中传法，也不能一点不考虑世人的感受，因为众生师父都要救的，如果过于表现的“不符合常人状态”，大多数世人可能就真的难以理解，甚至走向反面了。但是在大法弟子群体中产生的执著，旧势力又抓住不放，不去又不行，师父又必须“将计就计”演很多戏给这些弟子看。这些戏码，遂成了“把柄”，被邪恶和邪悟者不断的攻击，以此要把有这些执著的弟子找出来。

法难中的假相迷惑

众所周知，由于海外互联网上，几个前大法媒体人员、神韵前演员配合利用某些西方媒体平台，污损大法、误导舆论，对国内外讲清真相增加了难度，对一些修炼人形成考验。事实上，世人从来就不会真正理解大法和修炼人，也许有些同修还在盼着某个常人，或者是常人的组织来消灭邪恶，平反大法。这种想法很可笑，也完全不在法上。

除了师父，所有的世人，包括所有的大法弟子，各界通灵人士，各门派大师等等，都在一定成度的迷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理解师父所做的事情，否则这个人就超越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那我们都白修了？这是师父要的吗？世

间的一切组织和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等，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否则他们就跟我们大法弟子一样了，那我们还修炼什么？他们的所谓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甚至少的可怜的，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常人历史长河中，对修炼文化的一点极少的信息认同。但这点极少的信息认同，在如今真正的修炼人都将面临大考的迷局中，是绝对不足以理解大法的，这可能也是某些知名西方媒体，持续攻击大法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并非单纯的邪党金钱输送这么简单，要没有“把柄”，邪恶也掀不起浪花。

我发现在这次大考中，很多同修，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同修，在一些重大关键事情上，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真是不在法上啊！

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是在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修炼中的严重公共事件，我们就要警醒对照自己，更要在法上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为幻象所迷。“德高望重”、“有名气”，这些不都是常人的东西吗？是否在法上认识法，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

看到曾经天天和师父朝夕相处的飞天学生和老师，竟然还是站在常人层面上理解大法和师父，理解真、善、忍，理解修炼人面对的考验，我感觉自己必须进一步摆正心态，认识到修炼并无捷径。正如《转法轮》所言：“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真的，不实修、不会修，天天呆在师父身边也没用。

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

教训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都能站在法上维护大法和师父，我相信邪恶绝对掀不起什么大浪来了。为了去我们

这颗顽固的心，造成这样一种迷局，师父不但要被邪恶持续攻击，还要在大法内部“背负骂名”？我想，我们不能再让师父如此承受啊！

有的同修，一说站在法上讲真相，总是以“讲的太高”为由拒绝。其实，有的同修之所以会这样说，我现在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主观上认为世人没那么高的接受度，毕竟大陆中共宣传的还是无神论嘛，因此稍微超常一点的东西，他就不讲了；二是他客观上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把讲真相当成修炼任务来完成，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但平时就是一台“录放机”，很多内容他只是机械的照搬，如果有人提出相关疑问，他也是在“背标准答案”，可能自己都捋不清自己说了些啥。

首先我觉的，需要明确一点：向世人讲述大法与师父的真相，如果仅仅站在常人层面，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总结，很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

其实很多中国人，但凡带点岁数、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尤其在现在国学热、中医热的背景下，很多人在了解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会强化他对于神的认知。那么这样的人，对于神鬼、因果等一些超常的东西多数都能接受了。这时再对其讲真相，那可能真得深入浅出了，而“深”就必然直命主题，不要再绕弯子：众生，都不是为了当人而来，都是为了灵性提升与生命觉醒而来，无一例外。这一点，与西方灵性学说、量子催眠学说等可以同时佐证。

站在这个视觉高度来看问题，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么迷惑人了，也看的更清楚。而作为修炼人，在此视觉下，不断破除肉眼所见的假相，提升心性，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自我的升华，感受到了那颗执著心的放下，这不就是修炼吗？

所以，不实修者，把佛法与修炼当成常人的理论来学习，用常人的各种观点来衡量，断然难以理解修炼人，难以理解师父的苦心，难以理解度人之难！

今天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站在常人层面已经很难说清楚。其实，在历史上很早就留下了相关参考，只不过当时是针对出家修炼人这么一个小众群体，同时也因为法理的高深晦涩等原因，所以难以流传。

回想一下，在法难发生之初，在大法整体修炼群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长期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广泛存在的一些强大执著心。这些人心，也许在师父看来，已经到了务必要求弟子们修去的时候了。而在旧势力来看，这是极好的“把柄”：看看，你们这么多人都这么执著于“相”，长期抱着人的观念不放，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们来把这些人的找出来、筛出去！

你们说大法修炼性命双修，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你们内部死了多少人，传法几十年来，没见到一个超过已知人类最高寿命的……

你们说师父生活简单，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带人吃大餐、穿名牌……

你们说师父正派、慈悲，我让你们自己人（邪悟者）说师父经常“发脾气”，“故意”挑起学员内部矛盾……

这一幕幕的“表相”，对修炼人来讲，如何衡量？我们时刻要明白，我们是在修炼，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所有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为着这个目地而来。

大法弟子也没有什么常人所谓的“立场”，好象当了大法弟子，就一定要闭着眼睛否定那些邪悟者所说的事，那

就正中人家的下怀：你看你们这些人，要“立场”不要“真相”，你们一天还嚷嚷着要讲真相，真是双标！？

所以，他们（邪悟者）一直可笑认为，他们才是“更纯”、“更善”的人，他们所讲述的才是“事实”，其实这样反而更具有迷惑性，你如果用人心的去衡量，那就不可能过去！

《转法轮》中白纸黑字写着：“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

这几十年中，大法弟子去世了多少？数量确实也不少，可我们身边确有数量庞大的，几十年健康如一日，没吃过一粒药的修炼人啊。站在常人的角度，好象只能讲到这一层了。但那要对有缘人来讲，再高的可能要讲到因果、修炼人的劫难等，或通过历史上一些修炼故事才能说的更清楚。遇到有缘人，不要一味的怕“讲的太高”而错失机缘，当然也千万不能走极端，一定要根据听者的接受能力定制。根据我的观察，真正的有缘人，很多人是听的懂你讲什么的。

师父回答“海外学员中一直有批人坚持说明慧不适合常人看，所以拒绝推广明慧”这个问题时说：“人在这个社会也是分层次的。你看普普通通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的。有的人道德高一些，他认识的就不同。有的人的道德更高一些，他认识的更不同。有的人是有能力的，而且有的人是有大能力的。这种人也非常多，甚至是分阶层的。有能力的人在同一种能力下他们互相有联系，更高能力的人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互相之间都能联系。这个人类社会不是象想的那么简单。不要用固定的观念去看人类社会。”（《各地讲法十五》〈二零一九年纽约法会讲法〉）

至于说师父在人中的言行，归根到底，师父不是修炼人，更不是“之一”。这个真相，不站在修炼人角度上，首

先自己就很难理解，更无法对世人讲清。尤其现在末法时期，世间大多数宗教组织、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些领导人很多都成了“神棍”，教导人们或信众吃苦，自己享乐的比比皆是。当他们（邪悟者）说师父生活“奢侈”时，我们一定要反着说师父“清苦”才行吗？这不是见坑就跳吗？在面对大众媒体时，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些，因为大众媒体的读者没有静心读过《转法轮》，也不一定向往修炼。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修炼个体来说，那就得提高自己的悟性，超越常人的理去认识问题了。

传道者是不能与修炼人同等对待的。一样的行为，起心动念不同，结果千差万别。同样的行为，传道者也许是为了成全你、圆满你、去你的执著心，刻意而为之；而一个常人，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执著心！

有人可能又会说了：“啊，照你的逻辑，你师父以后干了啥‘坏事’都可以开脱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这场直接针对大法和师父本身而来的攻击，邪恶穷尽了一切手段，也没挖出太多它们想要的东西。它们总觉的击溃法轮功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师父本人“出问题”；信仰一崩塌，法轮功就瞬间被瓦解了。可是邪恶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也只爆出点什么师父“发脾气”、“爱喝可乐”，等等，这种不痛不痒的信息，去掉前因后果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你父母“骂”过你就不再是你的父母了吗？你的父母对你的爱、对你的养育就都作废了吗？而中共最想要的“罪证”，比如所谓敛财等等，却实在很难看出师父如果是要发财，拿钱来干嘛？看看那些真的“神棍”，他们一旦搞到钱，都在干嘛？沉迷于搞女人、私生子、玩派对、豪赌、性变态、吸毒、穷奢极欲……

在镇压之初，师父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共就已经磨刀霍霍了，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它们如愿了吗？

结语

其实，面对当前的形式，我们并不是那么完全被动，要放在以前个人修炼的时代：禅宗二祖慧可曾自断手臂向达摩求法，以示修行的决心；玛尔巴上师曾无尽的折磨体罚弥勒日巴，理由是他的供养给的少……这些古代修炼故事，要让现在的人一看：啊！你教唆人自残，你打着宗教的名义敛财，邪教！即使在传统的寺院修行中，过午不食、不倒单（常年不能倒睡）也是家常便饭，今天的常人同样无法理解，被无神论宣传误导着乱扣帽子。

反观我们，师父一再告诫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新加坡法会讲法》），我们在整体上，并没有出现上述古代专业修炼者那么极端的情况，一切都扎根于常人社会，都能通过智慧，由浅入深的讲清真相。▲

诺亚方舟和红眼石狮的故事对比

文：天圆

【明慧网】诺亚方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神看见人类的罪恶遍地，决定通过大洪水来毁灭世界，只留下一个义人——诺亚和他的家人。神指示诺亚建造一艘超巨型大船，即“方舟”，让他带着家人和一对一对的动物进入方舟，以便洪水过后重建生命。

在故事中，诺亚和他的家人听从了神的指示，在众人的嘲笑和戏弄中，按照神的要求完成了方舟的建造。当灭顶的大洪水来临时，所有的生物都被淹没，唯有这座方舟漂浮在水面上，保护着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洪水持续了四十天四十夜，最终水位逐渐下降，方舟停在了阿拉拉特山上，诺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重新开始了人类和动物的繁衍。

“红眼石狮”的故事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村庄的人已经变得很坏了，天意就决定要毁了这个村庄。菩萨想再给人一次机会，于是就幻化成一个要饭的，来到村里挨家挨户的乞讨。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给一口饭吃，也没有一家再供佛了。他走到了村口，发现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上前乞讨。老太太为难的说：“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呢。”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虔诚，讨完饭就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说：“什么时候你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就赶快往山上跑。”老太太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乡亲们，结果全村

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还讥笑她，说这石头做的狮子眼睛怎么会变红呢？老太太不顾人们的冷嘲热讽，还是不断的恳求乡亲们相信。

一天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坏小子想拿老太太开玩笑，使用红染料把这石狮子的眼睛染红了。老太太一看石狮子的眼睛红了，便焦急的向乡亲们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村里的人见状都笑弯了腰。老太太还是不停的喊，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她只好一个人往山上跑。

果真发大水了！老太太边跑边回头，只见大水迅速的上涨起来，霎时间整个村庄一片汪洋，再也听不到人们的狂笑。

简单的说，故事中的老婆婆真心信佛，菩萨告诉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意味着洪水马上要来了，那时快往山上跑。”等狮子的眼睛红了，她告诉人们快跑，人们都不相信，只有老婆婆自己跑到山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

比较东西文化，我们会发现，两个故事中讲述的都是信仰检验、神的保护与拯救。在诺亚方舟中，方舟是上帝对仅存好人（诺亚一家）的拯救方式，建造过程是对这家人信仰的考验；而在红眼石狮的故事中，“石狮眼睛变红”等于“洪水到来”，是上天与村里仅存的善良人（老婆婆）的约定，“跑上山”则是拯救的方式。两者都是超自然力量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两个故事都涉及到灭顶的灾难——大洪水。大洪水之后才有新的开始。

不同点主要在于，诺亚方舟源自西方文化，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强调的是神对人类的审判。而红眼石狮则是神佛对好人的怜惜、对恶人的抛弃，但没有直接的宗教做背景。

我们想到没有？无论自己属于哪个信仰体系，大洪水这样的灾难降临时，没有超常的力量保护，人类是无法抵挡的；而超常的力量，无论你称祂为上帝、佛、菩萨、老天爷，还是创世主，平时你都要对祂有恭敬之心，保持善良，这样遇到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天威”才会将你视为“值得保护的生命”，出手相救。▲

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验

文：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

【明慧网】我来自保加利亚，二零零六年得法。今天想以叙述的方式，与师父和同修们分享自己这些年来在乐团中的修炼体会。

在天国乐团的初期

二零零八年，在巴黎的一次游行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天国乐团。游行开始之前，我站在红绿灯旁，把传单发给等红灯的司机们。很多人好奇的问我：“你们是谁？这个活动又是为了什么？”

当游行正式开始时，我忍不住走到队伍最前面，靠近乐团的位置。虽然我不停的走动，但心里只想待在他们身边。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久久难以平复。直到六年后的二零一三年，我终于明白了那份感动的原因，因为我也成为了天国乐团的一员。

二零一三年，我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参加活动。那时我长笛吹的还不够好，自己也没完全准备好，但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其实是师父在暗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第一次特别的经历发生在我准备登机去参加活动的時候。没想到，我们很多二等舱的旅客竟然被免费升级到了头等舱。我不好意思去问原因，因为空乘的态度很冷淡。

第二次是在游行快要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整个乐团要去附近的广场拍照，因为一位美国摄影师特意为了这次活动赶过来了。

我问身边一位当时的西班牙同修：“我都还没参加乐团，

怎么一起拍照啊？”他只是冲我笑了笑，说：“你就站在那，别想太多。”

就从那里，开启了我与天国乐团的奇妙旅程。

我在吹长笛上遇到的困难

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一位好老师，学会正确的长笛演奏技巧。我的第一位老师在这方面并不算很专业，但她很看重我这个学生，经常和我一起演奏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她还帮我把大法介绍给她的学生和家人。

差不多两年后，我找到了我市里最优秀的音乐老师之一。在他的指导下，我纠正了许多不良习惯和错误姿势。以前，我很难吹出流畅清晰的声音，很多时候气息都支撑不了长音。我常常练上好几个小时，却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在通过了一次心性考验后，我试着吹长笛，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明显进步。这让我充满了动力，也让我明白了——修炼的提升，才是演奏越来越好的关键。

那时候，我一边应付工作上的同事，一边面对各种考验。有时候能通过，有时候没通过，但我尽力在修炼中进步。

我还遇到过背谱子的挑战。记的在汉堡第一次参加游行时，我把谱架绑在手臂上看谱，可一路上谱架老是掉。那时候我就想：“真该自己把谱子背下来了。”后来我发现，象《谢谢师父》和《佛恩圣乐》这样复杂的曲子，反而比其他的更容易记住。

这些年来，我换过两次长笛。第一支是一把雅马哈，原本是一个十二岁男孩用的；第二支是我现在老师自己的长笛。每次拿到新长笛，我都很开心，也非常爱惜，总是细心保养，让它们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

在游行中向内看

我说不清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次游行，但每一次都是对演奏技巧的磨练，让我对音乐的理解更深，也让我更懂得向内找。从最初到现在，我在游行时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初因为训练和准备不足，我的注意力总被乐队周围的事情吸引走，也常常不注意指挥的节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仿佛走在一条无形的道路上，我渐渐学会在游行中更多的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

过去，我总是不自觉的注意其他同修在做什么，看他们是否在说话。其实，我内心深处总想掌控一切。在那段时间，我经常会表现出这种控制欲。偶尔提醒同修扣好裤扣或者整理一下头发没问题，但如果老是盯着这些小事不放，就有些过份了。

另外，如果在我前面的同修总是在游行中出错、走的不整齐，或者开曲子的时候没注意指挥的指令举起乐器，我心里就会特别抓狂。

还有一点是，有时候当地同修帮忙维持秩序或提供安保，会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走，或者急着从我们身边通过，有时甚至不小心碰到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会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我就说到这里——我的目地不是抱怨，而是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把注意力都放在指挥和指令上。

有一年，我们在布拉格有游行。我提前一天到达，住在一位越南同修的公寓里，那里已经住着很多其他越南同修。大家都挤在客厅里，在地板上睡觉，可是其中有一人一直不停的说话。我忍了很久，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只好跟她说，我在学法，没法集中注意力。

她不是乐团成员，我也不认识她，所以当我让她小声

一点时，她很不高兴。其他同修也都向我投来不赞同的目光。不过我继续学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越南同修（同修A和同修B）一起去酒店，那里是整个乐团排练的住宿地点。他们拎着一个装满蔬菜和奇异的水果的大行李箱，几乎拿不动。到达公交车站时，有一些告示牌，但上面全是捷克语，我们根本看不懂写的内容。

我问别人我们走的方向对不对，对方说没问题。我们上了公交车，可刚过一个站，又有人告诉我们方向错了，要往相反的方向走。于是，那两位同修不得不把沉重的行李箱先搬下车，再搬上车。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了五六次——我们不停的上车、下车，每次都被告知走错了方向。

搬那个沉重行李箱的两位同修非常生气，用自己的语言不停抱怨我，还带着挫败感看我。虽然我已经尽力，不停向当地人求助，但他们只会说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还是找不到正确方向。突然，我停来说：“别说了，开始发正念，否则我就把你们丢在这里。”他们这才安静下来，我们开始一起发正念。

就在那时，我遇到一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去酒店的第一趟公交车已经走了，在某个站必须换乘另一辆。他还指给我们下车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顺利上了路。

当我们准备坐第二辆公交车时，同修A又说了让我不舒服的话。然后我对她说：“打开谷歌地图，现在你来带我们去酒店。”结果她走错了路，我们又浪费了原本可以准时到排练的宝贵时间。那一刻，我没法向内找自己。但等我们终于到达酒店时，我平静下来，心里想：“这件事我该学到什么？自己哪里做错了？”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同修搬着那个装满蔬菜的大行李箱离开公寓时，我心里想：“我们这是去排练，还是去菜市场啊？”我已经对他们产生了负面的想法。前一晚我的态度也不好，当我让另一位同修安静时，说的话并不友善。所有这些情绪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干扰。

后来，在酒店里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

后来当我有机会，我主动去找同修A，她也是我长笛组的。我向她道了歉。我也向同修B道了歉，虽然她当时看起来比我更生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道歉。

这件事让我想起，作为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向内找自己，说话要谨慎，一切都要用法来衡量。愤怒不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这一切的经历都是为了帮助我提升心性。

今年在游行中遇到的挑战

今年在鹿特丹的游行让我感觉格外艰难。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干扰了：有时候长笛突然进气，怎么也吹不响；有时候脑子一下子空白，谱子怎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即使拼命想集中精神，也做不到。人还犯困，感觉双腿沉重的象石头，走路很吃力。停下来时，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位同修的眼睛闭上了。我心里想：“另外空间里的正邪较量一定很激烈。”于是我开始背《论语》，慢慢的，干扰才减轻下来。

去年七月，我们在伦敦参加游行时遇到了不少挑战。前半程一直下雨，把衣服、鞋子、手套和乐器全都淋湿了。

风也很大，各种干扰接二连三的出现，但都没能影响我们。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游行。

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我们的使命是协助师父救度众生。虽然遇到各种挑战，街上依然挤满了人，他们为我们鼓掌，听着我们的音乐，有的人甚至随着节拍欢快的跳起舞来。正是这些瞬间，让我忘掉所有的不适、痛苦和挫折。很多时候，我都被感动的想流泪，但我会提醒自己：“不能哭，不然就吹不好乐器。”

结语

我想感谢所有负责人的不辞辛劳的付出，他们帮助我们提升了演奏水平，也让整个乐团达到今天的水平。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同修们，是他们帮助我在修炼中不断进步。

二零一四年在马德里的法会中，我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说：“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十二年过去了，我依然怀着同样的心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句话。

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任何不妥之处，还请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登）

疼痛、炼功 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

文：德国天国乐团演奏员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二零一八年我加入了天国乐团的小鼓组。随着近二十年的修炼，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去做，我基本能处理好和常人的关系，所以很少有矛盾或冲突。我很喜欢参加乐团的活动，因为和同修在一起，这是很好的修炼和提高的机会。

身体上的承受

刚参加天国乐团活动时，感到挑战挺大。游行时，要集中精力演奏曲目。但是在马路上游行，要看指挥，要注意路面和障碍物，还有行人的反应，各种外部的影响使我经常不能完全集中思想。所以经常要提醒自己要专注在演奏上。

游行一段时间后，慢慢感到鼓架压的我的两个肩膀生疼，特别是左肩。疼痛感有时剧烈到左臂的动作都受到限制。师父在《洪吟》〈苦其心志〉里说的：“百苦一齐降 看其如何活”。于是我想，这只是身体上的一点疼痛，还不算“百苦”，过几天就好了，没啥关系。的确，一般第二天一早就几乎不怎么疼了，并没有影响参加第二天的游行。身体上的承受其实也是一个消业的过程。

第二年的每次游行之后，肩部会痛上一周左右。那年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疼痛并没有消失。当我的左手臂在一个位置时，肩部就会有疼痛感。这个状况

几乎持续了一年。我开始没怎么担心，但时间长了，心里也打鼓，寻思着，这个状态是否正常。

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提及了身体上的消业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同修说，她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很惊讶，问是啥阶段？她解释道，一开始的时候，每次参加天国乐团活动之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干扰，有身体上的，有心性上的干扰，比如和家里人的矛盾，还有去活动城市路途上的各种麻烦。但她坚持参加活动，现在就顺利多了。即使有问题，也能马上正念对待，不让麻烦事干扰到自己，影响乐团演出。

我想，有什么好担心的呀，都是自己以前造的业，现在能消下去不是大好事吗？到第三年开始演出之前，这种疼痛突然都消失了，并没有影响参加乐团的演出。现在左肩还是会有在游行中疼痛，但已经越来越轻了。

对炼功的理解

平时我并不能做到每天炼功，所以每次参加乐团活动，我都很感恩，能在同修的带动下，早上一起炼功。和大家一起住，早上起床也不那么艰难了。炼功中，我要求自己的动作要符合要求，所以时不时的会看一下自己的动作。

第二套功法中，我感觉自己双手在头顶抱轮中，双手是相对的。但睁眼检查时，才发觉右手比左手高，而且一前一后，是错开的。当我纠正了姿势，闭上眼睛时，又感觉好象双手是错位的，而正是我的感觉才是错误。

我们认为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很了解的了，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肢体的感觉却明显是有很大偏差的。在炼功中就让我看到了自己感知的明显错误，这也让我联想到其它

的事。自己认为肯定是对的、很了解的，又何尝不会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呢？我应该更谦卑的经常问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想错了。而我们在炼功中纠正自己姿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纠正自我认识和提高的过程。

每一次炼功我都注意跟着师父口令做动作，按照要求做到位。在炼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时，只要思想一走神，马上就会出现动作比师父口令快的情况。于是我就让自己注意听师父的口令，做到听到口令后再做动作。

第五套功法难度最大。我从一开始炼，单盘只能坚持十五分钟，到双盘达到一个小时，总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期间我也想自己可能无法达到双盘一小时的要求，可能自身的条件就不符合，很羡慕其他同修能轻轻松松的双盘很长时间。

师父在《休斯敦法会讲法》里讲过：“要求最后要双盘，慢慢炼，都能双盘。在中国八十多岁的老人逐渐都盘上去了，没有问题。你只要炼，慢慢都可以盘。”

我对自己说：“应该信师信法，别给自己找理由，就是继续炼，继续消业，总有一天能行的。”平时学法我尽量盘腿学，生活中其它机会也尽量用盘腿的姿势坐。有时一整天的大法活动后，双腿胀痛，人也感到疲乏。而盘腿打坐对恢复精力十分有效。盘腿开始时会很痛，有时腿都很难盘上，但我的体验是，开始时的剧烈疼痛中却有一种舒展的美好感觉，坚持几分钟后，疼痛感会快速减轻，而能量打通的舒展感觉会让我感到很美妙，精力能很快恢复。

我的盘腿时间是跳跃性增长的，这多是和我心性上的突破有关联的。就象师父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转法轮》）

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

修炼人在一起会有矛盾，但这也是修炼提高的机会。有一次天国乐团活动期间，晚上在旅店房间我在和一个同修评论今年住过的旅店好坏。对某个城市的旅店我表示很不满意。我执意的认为是当地的同修找住宿时偷懒。同修想说，可能有其它的原因。我却很武断的打断了她的话，坚持说，就是当地同修偷懒。当时我没有发觉自己的这些品头论足已经是安逸心在大发作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炼功时，正好碰到那个城市的同修A，就觉的是个好机会跟他反馈一下旅店不足之处。同修A听了以后，并没有接受，而是跟我讲找个合适的旅店多么困难。他还说我的逻辑有问题。我一下懵了，没明白反馈旅店房间不足之处和逻辑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感到我的心被触动了。还好这时炼功音乐响了，于是我们停止了不友好的对话。

炼功时我想到，我们都是修炼人，有了矛盾不能找同修的问题，而是要看看自己哪里错了。突然想到同修A说我不合逻辑，我哪里不合逻辑了呢？这时一个意念打给我，我的前提错了。昨天晚上我坚持说是同修偷懒，所以让乐团几次住同一个条件不好的旅店，这个前提是错的。同修A并不知道我昨晚的言论，但他却说到了我的问题所在。这不就是师父在通过同修的话来点我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思想和抱怨。对同修不应该这样，对任何人和事都不应该这样。

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而修炼就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执著，修掉它，改变人的想法，提高自己的层次。看起来是小事，却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和抱怨心。

修炼中没有小事。乐团给了我们用音乐来救人的机会，同样也是一起修炼和提高的环境。感恩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登)

改变心态 放下怨恨

文：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

【明慧网】

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在我的修炼中，有过起伏，我原以为自己还算修的不错，直到三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无法从床上起来，不能站直，更走不了一步。那天早晨睡醒后，我试着下床时发现自己根本站不稳，还感到头晕。当时我有点惶恐，就开始发正念，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因为工作上的规定，我联系了一位医生。医生说这是“平衡器官”的问题，也就是负责平衡的器官出了状况，我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他提到的其它事情，比如心脏、血压之类的，我都没有听进去，只是“失去平衡”这几个字在我全身回荡。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尽量学法、发正念，几周之后才慢慢恢复，并从新开始工作。

经历这次“不平衡”的状态后，我开始更加深入的向内找，下定决心要找到导致这种失衡的根源。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很仰慕哥哥姐姐们，但始终没有

真正和他们亲近。等到哥哥姐姐们陆续离开父母的家，开始各自的家庭时，我还只是个年轻人，只能独自和父母在家。

父母虽然爱所有的孩子，但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并且常常以负面甚至不好的方式谈论其中的一些孩子。他们经常抱怨，觉的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不公对待。这种抱怨和负面的情绪影响了我，就象一股黑暗的负能量笼罩在家里，也开始渗透到我的心里。

音乐在我年少时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演奏铜管乐器，而且业余水准很高。在我大约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去参加过当地的木管乐队。在我成长的地方，木管乐队和军乐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几乎所有的乐队都会举行音乐会，并且不时参加比赛。这些竞赛性的演出有助于提高乐队的音乐水平。然而，对我来说，这却逐渐培养出一种竞争心态，并滋长了强烈的自尊心和怨恨心。这种竞争心态在我参加独奏比赛时变的更加强烈，因为那时我需要演奏独奏曲。

后来我决定去马斯特里赫特音乐学院学习，但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现代作品的曲目，因为我不喜欢它们。与此同时，我在音乐演奏上的自信心也逐渐丧失，因为我无法承受压力，害怕出错，最终停止了上课。在停止课程的许多年后，我一直为此感到懊悔，而我的怨恨心也在滋长。

向内找

师父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转法轮（卷二）》〈佛性〉）

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总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触及到，或者没有修到。还有更多东西阻碍着我突破层次、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比如，在遇到困难或矛盾时，我会对人发怒，没有做到慈悲。又比如，当我想要走出来向人讲清真相时，往往会被怕心所阻碍。在我家，我们的儿子已经二十五岁了，但他还依赖我们并经常需要帮助。在和他的相处中，我常常尽量去修出慈悲和忍耐，但在一些情况下，我还是会表现出愤怒和不耐烦，不能始终保持平静。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必须和他经历这些魔难？这都与我的怨恨有关。我觉的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其实也重复了我父母的做法，他们当年在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在天国乐团里，我曾经在面对面训练、地区性训练和线上训练中指导成员们提升水平，但有时候我也会生出负面的想法，比如觉的他们的进步还不够好。

改变心态

在经历了“不平衡”的警示之后，我萌生了一个更坚定的愿望，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去除怨恨的情绪和不好的思想。在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我体悟到，这种怨恨的感觉和不好的心态并不是真正的我，并不是我的本性。我由此获得了深刻的内在觉悟，我要用强大的正念去排斥它。

每当我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生出不好的念头时，我都会立即意识到，并提醒自己，然后用非常强烈的正念将它清除。现在，每当我察觉到这种情况时，就好象我内在的觉悟被一次次唤醒，并能主导自己的正念。

每当有这样的负面念头想要阻碍我的本性时，我都会

去正视它，并将它驱散。每一次这样做时，仿佛就象脱下了一件肮脏的外衣，或者象是走出了长期束缚自己的牢笼。每天我都必须保持警觉，坚定正念，以大法为根本。在这些瞬间，我觉的自己实现了突破和提升，仿佛置身于云端，摆脱了怨恨、不公平和自我的桎梏。

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進要旨》〈境界〉）

师父的这篇经文对我帮助极大。感谢师父，每次阅读或诵读它时，我都能感到内心的恶念溃逃，每一刻都更加平静。

过去几年，我在与儿子的相处中遇到的问题减少了，我能够以平和的方式引导他。我也注意到自己更加冷静，更加理解和慈悲。

回首过去，我觉的自己对父母也变的更平和、更慈悲。而对于天国乐团，如果我曾在任何方面对成员表现出不公或粗鲁，我在此表示歉意。现在，我可以没有担心，没有顾虑的带领训练。作为协调人，我要尽力的做好应做之事，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怀疑或负面思想上，例如怀疑我们的音乐水平。

我现在看到、听到我们的音乐水平正在提升。令人惊奇的是，乐团成员在完成其它诸多项目的同时，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并达到现在这个音乐水平，我坚信这是在师父的帮助下实现的。我意识到，不放弃并且在大法中走正修炼的路，这是关键所在。

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师父一直以来的指引。以上是我在当前层次的心得分享，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登）



图：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七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法国南特市议厅（Cité des Congrès de Nantes）的首场演出爆满。法国历史学家科拉斯（Collas）教授二十二日观赏演出后说：“从演出一开始，我就深受触动。这还是第一次，我在观看第一个节目时，就已经热泪盈眶。这种感受难以言喻，但的确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情感。”“演出传递的讯息包括：信仰、谦逊、无私与爱。演出首先让人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同时也促使人们去反思：我们应如何支持那些仍在坚守这些价值的中国人？”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311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8,489,247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